[浮世逸草]

小鸟天堂

■ 符忠良

“小鸟天堂”坐落于万城富民街和丰园街的十字路口，原名“紫檀花园”，占地六七亩。两旁大街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茶园主人租赁这块地时，原先准备盖宾馆，但由于资金一时筹措不到位，就先在空地上开设露天茶园。主人独具匠心，间隔有致地种了上百株椰子树、槟榔树和印度紫檀村。几年下来，已树荫覆地，树下路旁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火鹤花、三角梅，树干上缠附着一株株鲜艳的蝴蝶兰，树枝上悬吊着一盆盆散发着幽香的吊兰，地面铺满翠绿欲滴的地毯草。“芳邻”小鸟在树上呢喃啁啾、引吭高歌，环境优美、安静雅致。园里摆放着几十张桌子。清晨，上班族、晨练者来这里喝早茶、吃早餐。中、下午，人们劳作之余，都会来这里品茗聊天，或下棋玩牌，或吟诗作赋。晚上，一盏盏五光十色的小彩灯不断闪烁，显得朦胧而神秘。一对对情人伴侣在树荫下相依相拥，窃窃私语，互诉衷肠。一元钱一杯茶，二元钱两个椰子，三元钱一杯咖啡奶，低消费，享受自然“空调”，座无虚席。生意兴隆，收入颇丰。这里是万城居民悠闲的好地方。

五年前阳春三月的一天傍晚，成千上万只春燕突然飞临紫檀茶园，栖满茶园的紫檀树、椰子树、槟榔树、房顶、电线。燕子早晚飞出飞回时，铺天盖地，异常壮观。这情景惊动了万宁市，万城万人空巷，一时传为佳话。居民们纷纷赶来观赏猎奇。来往车辆不敢鸣笛，行人不敢大声喧哗。电视台、报社记者也纷至沓来，拍照录像。这一奇观持续近一个月，此后，每年如此。这里成了春归秋去的候鸟歇脚和补充“给养”的“驿站”，也成了本地小鸟的快乐家园。一年四季都有本地的麻雀、八哥、喜鹊、画眉等鸟儿在树上垒窝、繁衍、生活，天天花香鸟啼。茶园的主人为了不骚扰这些小生灵，只好关张大吉，停止营业，把这片绿荫，这块小天地让给小鸟。茶园也因之改名为“小鸟天堂”。

进入小鸟天堂，原来摆茶桌的地方，已垒筑起一座座假山，客人原来行走的曲径已变成了流水潺潺的小溪。涓涓清泉从假山上流下，汇入小溪，再由电动水车将水带回假山上不断循环。小溪里一群群色彩缤纷的锦鲤，觅食寻欢。一只只金钱龟、山龟、水龟休闲地在溪畔漫步。原先“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厨房，连同主人、员工居住的平房屋檐下也安装了一排排为鸟儿遮风挡雨的安乐窝——木制鸟巢。虽然大群的燕子已继续飞迁北上，但仍有不少的“留守部队”在屋檐下筑窝孵蛋。每天，麻雀、喜鹊、八哥、毛鸡、鹧鸪、画眉在树上、假山上飞来飞去，衔虫哺喂雏鸟。听一声声鹊歌莺唱，观一只只鸟儿张翅展彩，闻一阵阵沁人肺腑的花香，沐一股股拂面清风，闹市的喧嚣在这里销声匿迹。树干上、竹廉中挂着名人字画。如陶渊明的“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群鸟有所托，吾亦爱吾庐。”欧阳修的“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叫，不及林间自在啼。”苏东坡的“欲观好花莫折枝，欲玩珍禽勿笼烟。”等爱鸟、爱树、爱花草、爱大自然的诗句。置身于这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乳水交融、相得益彰的场景中，令人心旷神怡。目睹林荫之中、假山流泉之上，花草之间，人、鸟、蜂、蝶、蝉、龟、鱼、蛙共享大自然的恩赐、庇护、共生、共存、共融、亲密无间、和睦相处的情景。我禁不住发出内心的赞叹：好一个和谐家园，好一个小鸟天堂啊！

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小鸟天堂的主人爱鸟、爱树、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的爱心浓情。忆当年，为了大炼钢铁，大量毁林伐薪烧高炉。为了大干快上，开荒造田，盲目大肆毁林造梯田，得不偿失。大量林木遭受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河道干涸，农田沙化，生态失衡。人类也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代价惨重。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或为无知，或为充饥，捕猎动物，以充饥肠。连我在孩提时代也干过掏鸟蛋，捕小鸟的蠢事，想起甚为汗颜。但在物质丰富的今天，许多珍贵野生动物仍为一些宾馆酒楼中达官富商筵席上的美味佳肴。林木、植被受到严重破坏，致使许多珍禽稀兽、树木物种濒临绝种，实在可悲！

所幸的是，在大自然的报复面前，国人已幡然醒悟，痛定思痛。保护大自然，保护生态平衡，构建和谐家园，已经成为国民的共识。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种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山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近年来，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已成为人们自觉行动，逐渐出现了人类与野生动、植物和睦相处，创建和谐家园的喜人局面。

在与主人的交谈中，我非常赞赏主人的善举。同时，也为主人因此蒙受经济损失流露出几许无奈和惋惜。主人陈君笑着说：“群鸟光临，说明这是块风水宝地，也是我和它们的一种缘份。保护环境，保护生灵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责任。虽然收入少了，但我也无怨无悔。”陈君还高兴地告诉我，他把这个小天地让给小鸟栖息后，已经在城北新区那边租了一块空地，开始种树造林了。明年，茶园生意将在新的绿荫之中开张营业。同时也取消了在这里盖宾馆的计划，让这块绿地成为小鸟永久的天堂。

我暗暗祝福陈君的新计划早日实现，希望万城出现更多的小鸟天堂。

[岁月山河]

村庄的树

■ 王卓森

村庄刚被一场雨淋过，潮湿的墨瓦青墙，仿佛农夫身上打了补丁的衣服。被鸡声鸣破的宁静，迅速在村庄里扩大。雨后的树，显得更加干净，闪着一层油绿。我寻到一棵榕树的底下坐下，风吹过，残留在树叶上的雨滴滚下来，落在我手背和脸上，有一些清凉，有一丝迷幻。村庄的树，什么时候都等着我回来在它的身旁坐坐。这有点像旋律中的《加州旅馆》，永远等候，随时结账，有人总是走不出它的时光。但村庄的树永远不会跟我结账。

村庄还在，一些树已经不在了。晒谷场边曾有一棵高大的酸梅树，把看谷子的老人和小孩笼在树荫下，与树上嘴馋的麻雀们对峙。一天之内，太阳落山之前，人们总能看到树影从斜到直再到斜变幻着，活像一个人的一生。在酸梅树下，新群曾与庆德吵了很大的一次架，新群说，庆德的老大要能吃上公家饭，他从这棵树下挑两个盐坛子走新盈十个来回。庆德的老大后来有出息了，到了公社粮所当上了合同工，羞得新群要钻地缝，当然他也没挑成盐坛子，只是一见庆德就不停地敬烟。村庄里的人都说，树可量，人难量，新群打这该缝上两片嘴唇了。今天，庆德和新群都已作古，他们的吵架声早被晒谷场长出的稀稀落落的草湮没。酸梅树也枯死了，它的影子已被太阳收走。

正月里，我发现明章老人的青石房子地上长出了一棵苦楝树。树是趁着明章老人和明章婆去世后长出来的。破败洞开的房子，像一个人整天张着嘴，漠然地看着那棵树叶子渐渐婆娑，枝柯慢慢横斜。

村庄里明章那一辈的老人，已经剩不下几个了。明章老人和明章婆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母亲。母亲说，嗨，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些村庄里的老人，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突然没有了，像一本缺页的书，无法把叙事内容连接完整。明章老人和明章婆没有生育儿女，从他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起，家的意义就算终结了，只留下一间青石房子。没有了人的走动和出没，房子也就是一件静物了。

走过明章老人曾经话声缭绕、炊烟袅袅的房子前，看石墙斑驳，横梁残断，蜘蛛网野蛮地霸占了掉了半边的瓦顶，我无语半天。我曾经在那间青石房子里接受过房子主人的烤红薯，滚烫的烤红薯在我的小手掌上颠来颠去。我知道，那样的情景不屑在我的心底出现多次，就能在我眼前回放明章老人慈祥的笑脸。可是，这些犹如昨日的事情，怎么一下子就凋敝了呢。没有了明章老人他们的身影和气息，一些蜘蛛和一些植物都看在眼里，它们盘算青石房子的一切，得让这里呈现出新的景象了。一天深夜，蜘蛛来了，织下了几张晶莹的白网。某一年春天，一颗苦楝树果子来了，它从一只鸟的嘴巴里准确地穿过断开的瓦顶，降临到房子的地上，成了房子的新主人。苦楝树在长高，明章老人的房子在败落，时光无法把两者都带到同一条路上。村庄是旧的愈旧，新的愈新了。这有点像人世的情谊，挽不住的是旧的，忙不过的是新的。

春天是个有些深意的季节，在寒冷的雨水中，村庄的树照例在枝头表达出浓浓的春意，一丛一丛热闹的新绿弥漫在村庄的各处，映衬着农夫们披着雨衣荷着锄头抖索下田的身影。这时节，墙根的小植物是村庄里最勤奋的家伙，它们商量好似地一起抽芽长叶，渲染出一种生命的明快。明章老人房子里的那棵苦楝树，已长有两米多高，都快高到残瓦断丫了，周遭还有几棵不知名的小树苗刚冒出绿芽。苍生无情，但遵循着法则。一种生命消失了，风还没赶得上为它送别，雨还没来得及冲洗掉它的旧痕，另一种生命很快就占据它曾经熙熙攘攘的容身之所了。

我喜欢在春天的雨幕中凝视村庄的树。榕树在村头的水塘旁弯腰微笑，桑葚树在小学堂的背后静心沉思，几棵椰子树在村东挺着身板眺望。在我心底，一些说不清的念头，逐渐变成了感怀，一些欢喜的感怀又突然变成了一丝伤感。我总想起了一些迷离时光中的人。他们像那些树，慢慢地老去，有一天就消失于村庄了。事实上，许多人一一永远离开了村庄，而一些树木经过了百年还依然枝叶茂盛，还伫立在村庄里。它们，才是村庄时光的主人。

村庄的树，是村庄里的性灵。村东有人种了一棵大叶榕，现在已经长得很高了。拆了旧房，丢弃的房丫是不能着地的，于是有人把旧房丫架在这棵大叶榕上。等到房丫烂完，这棵榕也该有百年光景了。朽去的旧物，鲜活的生命，两者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村北有一棵叫“囊翁”的大树，它是村庄里最高大的树，树皮开裂，树干横伸，神情肃穆。入夜以后，一个人是不敢靠近它的。有一年，村里有一头老牛不吃草了，嘴角流出了白沫，十几天的工夫就奄奄一息了。生产队派人把牛抬到“囊翁”树下宰了，牛血牛粪摊了一地，最后成了“囊翁”树的肥料。家家都分到了不少牛肉，炖在铁锅里的牛肉，让整个村庄弥漫着诱人的香味。不久之后的一场夜雨中，人们听到了一声巨响，天亮后发现“囊翁”树倒地了。一下子树的四周空旷了，尽管没有了这颗大树，人们在夜里依然不太敢在此久留。村庄里所有的树，长高长老以后，似乎就让我们有联想了，它好像是我们中的一个老者，倒地以后，总在周遭留着它的一双眼睛。那些树，好像从来没睡过觉，天黑了，它睁着眼睛，天亮了，它的眼睛依然睁着。它知道定新家的黄狗昨夜里去与六义家啃骨头了。六义的三儿子今天办喜酒，昨夜整个晚上他家的院子里灯火通明，杀了一头大肥猪和三只羊，乡村厨匠们照例忙着切肉剔骨头，互相响亮地豪迈地说话，妇人们只是跟着笑。半夜里厨匠们还先喝了一顿，往桌子底吐的骨头，被定新家的黄狗啃了个酣畅。黄狗摇着尾巴晃着个饱肚回家路过村西头的榕树下，榕树看见了它。风吹树梢的时候，榕树把六义家的喜事传给了别的树。村庄的树最瞧不起那些心眼小的人。为了争长在两家院子界上的一棵树，有两家人互相挖苦祖宗。村委会一天没解决这件事，院子界上的那棵树就一天没心情。

村庄里没有那么一棵两棵大树，村庄还是村庄吗。村庄的树，是村庄里的一张张面孔，我都记得它们，它们也一定记得我的小名。五叔家后面的那棵榕树，是我们小时候每天蹭皮的树，被开祥作价八百块钱卖给了一个外乡人。一天上午，这棵大树就被人挖开拉走了，在树上嬉戏的鸟们一下慌了神，纷纷在树倒下的一瞬间飞向村外。这棵树长在开祥家的地里，当然就是他家的物产了，自然没有人阻止他卖树。如果让我知道他卖这棵榕树，我会跟他买下来。留着树，就是留着一汪树荫，留住一些鸟儿的啁啾。有时候，有些事物，留下总比让它离开好。

村庄里一些有本事的人，已经离开它到城里当上干部了，时不时就回来站在树底下大声说话，衣服光鲜，一身软料，手里夹着一支烟，神态可亲，见着乡老们就派一支烟过去：“抽烟抽烟，今年种的金瓜卖得怎么样？”乡老只是打量着没见过的烟，一时顾不上说话，他又补充：“这烟几十块钱一盒呢。”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照在乡老诧异的表情上。也有一些逃避命运的人，带了老婆孩子到小镇上谋食，结果日子没法过了又折回村庄种地，中午就躺在树底下睡晌。树不说话，只是随风摇枝。许多年过去了，待在村庄里的人，或者出去又回来的人，他们晴耕雨歇，插秧埋薯，莳瓜种豆，在日子中相持着，流露的表情和状态，与村庄的树一样安然。

在炊烟飘荡中，村妇们呼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撞击着村庄里的一棵棵树。我至今还听到母亲呼唤我和弟弟回家吃饭的声音，它越过村庄的树巅传来，似乎比帕瓦罗蒂的歌声还悠远。好像我还在村庄的树底下玩耍，一直不曾离开过村庄。

其实，离开了村庄的人，就是一棵离开了村庄的树。

[序与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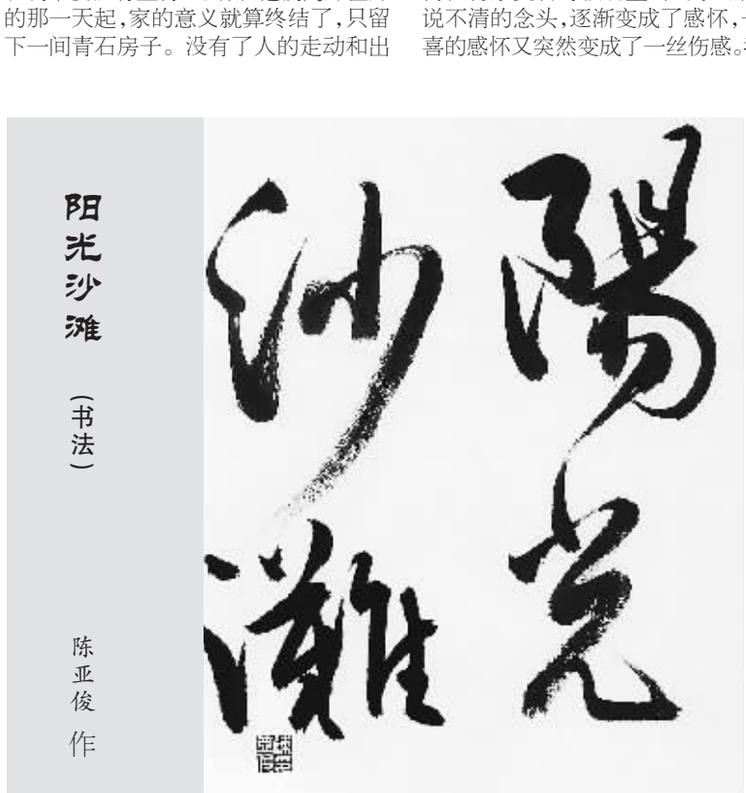
《燃情岁月》序

■ 韩少功

想起军人，就想起在广场阅兵时的排山倒海，还有机器般整齐划一的队列方阵。其实军人并非机器，并不是没有心肺。他们虽然体现着意志的统一、行动的果决以及纪律的严明，但仍是一具具血肉之躯，在绿色军装下伏有个性化的情感、思考、欲望、趣味以及五彩人生理想，生长着人的全部丰富性。

徐国良笔下有思辨的锐利，杜光华笔下有情怀的温厚，植展鹏笔下有心绪的纤巧，王树滨笔下有意趣的活泼，万长松笔下有视野的宽广，王阶笔下有感怀的深沉，杜光辉笔下有阅历与修养的丰实……这些东西一旦有机会入文，就成了海南文学特殊的亮点，虽然不一定是传世精品，但一扇扇心灵的窗口，展示着军人多彩多姿的心理世界，包括他们以及更多战友所坚守的人道和情义，所践行的责任与传统，为国家武装力量注入了文化精神，也就注入了灵魂。

七位文武兼修的军旅作家，眼下都已告别军营，散落在茫茫社会的各个工作岗位，进入了后续的各种人生履历，在激烈的竞争和打拼下摸爬滚打，成功或者失败，快乐或者忧伤，但不管命运的轨迹如何，他们显然还有割舍不下的战友情分和往事记忆，一有机会相约于灯下和桌前，通过文字互相支撑与相互温暖——眼下的这一册文学作品选集，不过就是他们最近的一次精神集合。在这里，倾听着这一道嘹亮的集合号音，我心怀感动和欢喜，当然愿意站到他们的队列里来，并写下这一则短序，算是给他们高声报幕。



阳光沙滩（书法） 陈亚俊 作

[诗页]

青春是千年后的太阳(外一首)

■ 李孟伦

火一样的花燃烧的四月
俯身在我故乡种下的泪
灿烂上千年
让绿色的夜无法入眠
遥望夸父逝去的身影
只得怀抱秋水
追赶南天旭日
玫瑰凋零的路上
敞开自然的肉体
鲜活在生命的文字里

我穿越辽远的苍穹啊
将五千年的文字点燃
蔚然成一片高大的帆
在南海乘风破浪
穿过老子的水道
看见遥远的自己
青春是千年后的太阳
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照亮了我美丽的花儿
在最高的山巅上绽放

春去日长

今宵酒未醒
鸟鸣夜未眠
晓风残月
一丝青云
片片飞红
不知心为谁

春去日长
弄潮南海
涛声依然
十年心事逐浪远
九天外
杜鹃还在

[情怀深处]

木棉花又开了

■ 邢仰明

三月的广州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绿色温馨，车水马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感到春在召唤。

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刚出茅庐的小伙子。那是第一次来到广州，也许是刚见世面，也许是年轻，也许是见识肤浅，一下车就愕惊广州的繁华与美丽，可最吸引眼球的仍然是一片红彤彤的如火般盛开的木棉花。骄傲地兀自挺立在中山纪念堂公园的木棉树，两棵木棉树，如同两个高大忠勇的卫士守卫着中山纪念堂。

木棉花是广州市花，五片拥有强劲曲线的花瓣，包围着一束绵密的黄色花蕊，倒装在碗口大的花托里，迎着阳春自树顶向下蔓延。木棉花又称英雄花，它的坠落也分外豪气，从树上落下时，仍保持厚实向上的原状，英雄气概十足。木棉花开，激越地绽放博爱的火焰，点缀城市的绿波，燃烧树林的苍翠，映红了蔚蓝的天空。她激荡着一辈又一辈人的情怀。木棉树豪壮的身躯，静静地挺立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之中，无求无欲。木棉花坚强，奋发向上，它那如血般的花朵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万物更新了，让人们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广州，来到了中山纪念堂公园，木棉花又开了。在我面前的不仅是火红的木棉花，而是一座宏伟壮观的蕴藏着缅怀与激情的中山纪念堂。

中山纪念堂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集资兴建的。纪念堂1929年1月动工，1931年11月建成。这里原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出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旧址。纪念堂是一座八角形的宫殿式建筑，建筑面积3700多平方米，高49米。纪念堂设计四根大柱子支撑着四个大跨度的钢桁架，像一把张开的雨伞，组成一个巨大的拱形屋顶。拱形屋顶托起八个主桁架，组成一个八角亭子，堂内有一个近似圆形的大会堂，直径71米，分上下两层。纪念堂前屹立着高5米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屋顶全部采用蓝色琉璃瓦，显得庄严沉重，是广州近代著名的建筑杰作。

今年木棉花开得那么辉煌灿烂。当今的广州已是改革开放硕果累累，来到广州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广州。现代化的亚运会体育场馆和多个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彰显亚运的雄风；交通发达，天桥飞梭东西南北，地铁贯通成网；新电视塔窈窕飘洒，犹如披纱少女亭亭玉立在珠江边，随徐风吹拂婀娜多姿；市区内花团锦簇，马路广场万紫千红；霓虹灯鳞次栉比点亮了万家灯火。

木棉花开得风风火火潇潇洒洒，火辣辣的花烧红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团结拼博、改革开放、博爱和谐的魂。

[如烟往事]

印记岁月的石头

■ 赵承宁

东方境内昌化江下游南岸，有个叫赤坎的古村落，是块人杰地灵的福地。北宋大观三年，赤坎出了个“开琼甲第”的进士——符确。而且，不知道是猴年马月，赤坎村的东边又惊现了一块可以发出声音的花岗岩巨石。从此，或许是“因人而名”，或许是“因石而名”，赤坎村的名字都不胫而走。而那块神奇的石头，赤坎村上溯数十代以前的先人，就一直把它叫作“石咚”（村话方言的意思是咚咚响的石头）。

这块神奇的巨石很古老，据地质专家考证，是属于二叠纪的花岗岩石，至今已有两亿年以上的年轮。可是后人把它载入历史典志，也只是三百多年前的事。《康熙琼州府志》对这块奇石记载有云：“在城（注：指昌化旧城）东南十里赤坎东有一石名‘石鼓’，如牛形、鹰嘴、象鼻，击之有声如磬。”不久前，我走进赤坎，慕名朝拜石鼓石。我只是稍微用点力敲击了几下，石鼓石立即发出了清脆而浑厚的响声。听村里陪同的人说，你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撞击石鼓石，则方圆五、六里以内的地方，都能听见一种暮鼓般的声音在天空中回荡。

赤坎是个天然的石场，村边的小树林里，以及江的沿岸都布满了千奇百怪的花岗岩石。赤坎人能叫上名字的石头，有“石鼓石”、“将军脚印石”、“叠层堤坝石”……石鼓石伫立在一块约一米高的矩形花岗岩磐石上。这块花岗岩磐石，自然形成了石鼓石的底座。亘古以来，两块巨石保持着一种天然的平衡。从远处看石鼓石，它就像一头高大的牛，居高地凝眸着昌化江入海口，仿佛是在默读着昌化江流域的沧桑岁月。

昌化江流域是历代中原移民上岛后的一个栖息地。千百年来，中原文化与土著骆越文化等多元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相互潜移默化，包容渗透，共同孕育了一种重文崇教、忍饥求学的文化遗风，濡养了一方人尚善仗义、勤俭本份的秉性。在昌化江流域的土地上，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石鼓托梦》、《将军脚印石》和《飞来叠石堤坝》等与石鼓有关的神话传说故事，表现的都是石鼓石如何通达人性、积德行善、拯救百姓的主题。例如：神话传说《飞来叠石堤坝》，讲的是很久以前，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昌化江发怒咆哮、江水泛滥，冲决了河岸，眼看很快就要淹没赤坎村了。忽然间，石鼓石喊声如雷，紧接着一阵阵飞沙走石、排石倒江的巨响，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第二天清早，村里人惊奇地发现江水涨满了河床，但江南岸却多了一排排重重叠叠的花岗岩石，顺势垒成了一道拦江的堤坝。于是，人们纷纷传说是石鼓石发威，号令飞来之石筑起了叠石堤坝，保住了村庄和黎民百姓。从此，赤坎人视石鼓石为神灵、为图腾，烧香供奉，虔诚膜拜。至今，甚至在符姓人群中，不少人还用“石”字命名。赤坎人崇石的文化心理，从表面上看多少有点迷信和荒诞的色彩，但赤坎人的石文化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地老百姓修德尚善的人性与知恩图报的感恩良知。正是有了这种文化的滋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物欲横流，但赤坎村从来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聚众赌博或贩毒吸毒的丑恶现象。

前几年，有个外地来的老板到了赤坎，开出近百万巨款想买下石鼓石，立即遭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谴责。因为在赤坎人的心目中，石鼓石是价比天高的镇村之宝，是他们世世代代看得见、摸得着的草根文化，又是祖宗遗留下来的一杆美和善的人性坐标。

[海天片羽]

品味南荣湾

■ 陈 荣 陈海民

时值仲秋，绿荫覆野，蓝莹莹的天，白云轻移，凉爽的晨风夹杂着稻菽瓜果淡淡的香味，迈过田野，趟过小溪，穿过大街小巷，扑面而来，天气真好。我们分乘几辆小车沿万城至神州半岛的公路奔驰，不大一会儿，南荣湾已经近在咫尺。

早起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张开着笑靥，愉快地将一缕缕金光撒播在南荣湾的海面上。岛屿、礁盘裸露着身子，“旁若无人”地接受着暖暖秋日的“日光浴”。成群的海鸟轻轻地拍打着翅膀，呼朋引伴贴着浪尖在波峰中穿行。徐徐吹来的海风抚摸着港湾那绸缎般的胸膛，弯曲柔美的海浪闪着光亮，嬉笑着、追逐着、碰撞着亲情地吻着海滩，用“玉手”刻下一道又一道细密的波纹，仿佛少女那美丽时髦，迤逦遥曳的百褶裙。漫步其中，就像踏在桔黄色的地毯上，凉丝丝，软绵绵的，舒服极了。我们贪婪地吸吮着那属于大海特有的清新湿润的空气，顿感浑身轻松，心旷神怡，竟然经不住诱惑脱下鞋子，提在手里，卷起裤腿，赤脚走在细腻松软的海滩上，任凭清新凉爽的海水肆无忌惮地抚摸脚丫，漫过脚踝，尽情地享受着大海赐予我们的美妙感觉。

南荣湾海面宽阔，风香浪美，与西渥湾、渥仔湾、辽前湾、东渥湾携手并肩，仿佛5朵美丽的睡莲仰卧在南海岸边，似瑰宝石般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小巧玲珑的洲仔岛枕着它的臂弯，湾环萦回，水暖藻茂，饵料充足，产于该湾的马鲛鱼、石斑鱼、鲳鱼、带鱼以营养丰富、肉嫩无腥、味道鲜美闻名。南荣岭泉水叮咚，层峦叠嶂，林壑深幽，山奇石秀，充满生机。岭顶的仙女石“眉清目秀”，栩栩如生，更富传奇。

秋天是大地成熟、收获的季节，大海也不例外。站在南荣湾的海滩上，放眼望去，静如内湖的港湾，渔帆来回穿梭、游弋，渔民们在排兵布阵，犁波耕浪。他们忙碌的身影，点缀着海面，使热闹的海面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倏然间，一首首渔歌从我们的记忆深处轻巧飘来，在耳畔悄然回响……我们盼望着渔民们满载而归，祝贺他们美好的日子如诗如画。

潮汐、海浪、沙滩、渔船抒写着南荣湾的秀美，也吸引着有识之士来到这里谋求发展。2005年，已经有公司投资100亿元将南荣湾等5个港湾，纳入神州半岛项目建设规划。懂道理，识大体的南荣湾渔民群众，处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全部完成了搬迁工作。相信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有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有投资建设者的不懈努力，把南荣湾建设成为海南旅游行业的璀璨明珠已经为期不远了。

人们喜欢大海，赞美大海，歌颂大海。在南荣湾的海边徜徉，我们望海凝思，感慨万千，若有所悟：大海波澜壮阔，一望无际，吐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如果我们都能够有“海量”，以宽容为怀，宽容地处事，宽容地待人，宽容地面对我们生活中的碰碰撞撞，成败得失，功名利禄该有多好。只要我们心中有“海”，做人有了参照物，就会活得轻松、活得愉快、活得精彩。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生长在海边的人开阔、大度、豁达，生性慷慨大方，殷勤好客更是南荣湾人的美德和“优良传统”。中午时分，游罢归来，我们文友10多人，欢聚一堂，在朋友潘培家里做客，受到主人“贵宾”般的待遇。潘家父子为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摆上餐桌的对虾、海螺、海蟹、海鱼冒着腾腾热气，弥漫着城里宾馆酒家难以媲美的诱人香味，令人馋涎欲滴，口水决“堤”，吃指大动。大家面对如此丰盛的“野字号”海鲜，觥筹交错，推杯把盏，频频举杯，个个吃得满脸通红，违心地让“五脏腑”又一次“超负荷”运行。

南荣湾真美，美得像画家笔下的丹青，美得像玉盘里的珍珠，美得让来过这里的人流连忘返……